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飛陀全傳  
第七回 流光棍慣打老虎 賈斯文紙上拿橋

詩曰： 要做人上人，須吃苦中苦。喜的樓上樓，怕的虎啃虎。

且說陀子來到愁山，望前亂跳，忽見一隻老虎張牙舞爪。陀子道：「畜生，你牙都黃了，你也睜開兩個眼來看看，我是個吃人的人，你又來想想起我來了！」說罷，取出流光棍，在老虎嘴裡掰牙齒。忽見一陣狂風，就跳出一窩的老虎來。卻是笑面虎、蒼蠅虎、吃食虎、假老虎、瞎眼虎、裝媽虎、出山虎、皮老虎、紙老虎，一齊圍住陀子，陀子舉起流光棍望吃食虎打來。老虎見不是他嘴裡食，心就灰了，一齊退下。陀子又把紙老虎戳破了。忽見一隻中山狼跳來，陀子前怕狼來後怕虎，膽顫心驚，望小路而走。也不管狼啃虎，虎啃狼。

但見一條盤香路彎彎曲曲，早跳過愁山，坐在石頭上喘喘氣，又將流光棍收在昧心前。歇了一會，遠遠聽見有人哼。陀子起來一看，只見一人頭戴一頂歪戴帽子，斜插花，身穿一件無欠褂，手拿一卷抄舊的文章。陀子便上前問道：「先生還是念的繞門經，還是念的歪嘴經？」那人回道：「非也，我是念的新鮮文章。台翁尊姓大名？何由至此？」陀子說了姓名，又說前去投師的原故，又問那人姓名。那人道：「學生姓賈名斯文，草字謙恭。」陀子道：「有一位賈大方脈，可是一家麼？」賈斯文道：「那是族兄。」陀子道：「尊府住在何處？家內還有何人？」賈斯文道：「舍下離此不遠，同馬家同住一莊。家內還有舍弟賈大老官，舍姪賈在行、賈停當、賈至誠等人。台翁何不至寒舍一坐？」陀子道：「再拜府罷，如今就要一攏十八家。寧卯一莊，不卯一家。但是，前面是何地方？望乞指教。」賈斯文道：「前面是二番江，江上有座拿橋。」陀子道：「我最喜拿橋。」賈斯文道：「不是輕易拿情的，要扭彎捏竅。上了橋速速而走，又不可跨大步，如若跨了大步，恐怕絆腳索絆了腳，那時可就了不得了！」說罷，拱手而別。

陀子走到二番江，但見：無風三尺浪，水性楊花。連忙上了拿橋，扭彎捏竅走了一半，步子不覺略跨大了一步，卻被絆腳索絆倒了，將身子失腳落在水中，幸虧兩個耳朵刮住。所以人上橋時不看顧，人下橋時就難了。陀子正在難處，忽然岸上來了二人，陀子喊道：「我渾身下了水，只落了一張寡嘴，快來救我。」那人伸手在陀子頭上只管摸，陀子道：「這是為何？」那人道：「我要趕有頭髮的抓。」說罷將陀子往岸上一擯，陀子就仰在地下，雙目緊閉。

那人說道：「先前是個活的，此刻就不動了。」又有一人說道：「此人白水吃多了，須要拿錢來試試他，叫做錢短人意長。」那曉得陀子見錢眼就開了。開眼一看，但見兩個和尚。陀子此刻滿口銜冰，說不出個水字來。過了半天，方問：「二位長老是何法號？」那和尚道：「貧僧叫個圓和尚，這位就是師弟扁長老。」陀子聞言，慌拜謝救命之恩。二僧上前來，又問陀子尊姓大名，到此何干。陀子說了姓名，要到奧廟的話說了一遍。二僧道：「懸天上帝之處，路既難走，卻又不是個長法，依貧僧別有商議。今日已晚，且到荒庵想心寺裡權住一宿如何。」陀子依允。正是：

明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一言難盡。